

发现

千年邂逅：比南四湖还要古老的济宁北五湖

姜传岗



北五湖是指山东历史上的安山湖、南旺湖、马踏湖、蜀山湖和马场湖，相对于南四湖——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和南阳湖而言，这五个湖位于济宁以北，因而统称之为北五湖。

北五湖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，由不同的原因形成的，总体早于现在的南四湖，而非古时当地的众多小湖。北五湖的成湖时代，最晚的也在明初。

安山湖，是古代梁山泊的余渚。宋代以后，由于屡受黄河冲积，梁山泊地势逐渐抬高，大部分湖地涸为平陆，水面向中心收缩，至金元时期就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水域，由此被称为安山湖。其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，二水汇聚于此，继而向北循大清河入海。

元代自任城开挖济州河（1283年），其北端就在此处，向北即入大清河。后来元人开挖会通河（1289年），又从这里为起点，沿湖南岸向西北行，至临清，其125公里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。但由于开挖会通河“引汶绝济”，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了，其水量进一步减少。

元至正年间和明初洪武年间，黄河又数次

决口冲漫梁山泊地区，最后安山湖和会通河俱被淤平（1391年），元运河即因此而废止。明代永乐年间（1411年）重开会通河，运道改由向北三十里外的大安山、戴家庙新线，主要以汶水济运由南旺分水输临清。为了补充这段运水的不足，明政府于安民山以北，至运河以南重建安山湖，作为济运水柜。其水源主要是以新开的柳河引济水旧渎和纳鲁、郛地区的下泄坡水。

据清蒋伟锦《东原考古录·安山湖》载：安山湖在安民山北，旧称小洞庭，周围八十三里有余。其实，这时的安山湖，已与元代的安山湖根本不同，不仅其所处的时间、位置不同，而且全部由人工围建，不再是原来的自然形成，二者名同而湖不为一，实际上是先后两个安山湖。但在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，刘大夏筑黄陵岗以塞黄河荆隆口决河，同时也堵塞了济渎的北流，安山湖无有水源，只是汇集堤南的一些跋水和运河余淤，所蓄甚少，逐渐失去水柜作用，明末即废，有居民开始在湖地上复耕。

清初顺治年间，黄河又于荆隆口决口，冲漫安山湖地区（1650年），湖区完全淤成平陆。这时清政府听民在湖区开垦佃种，并对其按科征租，安山湖全部变成了农田和村庄。

北五湖中的南旺、马踏、蜀山三湖，原本是一个湖，存在时间古远，主要由汶上县东北部和宁阳县的诸多泉水汇聚而成。南旺地处汶上县西南部，其地势从东南、西北方向上说为最高，但从东北、西南方向上说却最洼。由汶上县东北部和宁阳县的北泉河、南泉河、黑马沟等諸多泉水下流于此，汇聚成湖。其涨水则向东南下注，经济宁西部今安居一带的耐劳坡，至鱼台县塌场口入泗河。后来南旺湖与巨野泽连在一起，成为巨野泽和梁山泊的东渚。

据《禹贡锥指》载：“（南旺）湖即巨野泽之东端，萦回百余里。宋时与梁山淤合而为一，

亦名张泽渚”。宋代之后梁山泽逐渐淤涸消失，但南旺湖因有独自的水源，仍然存在。至元二十年（公元1283年），元政府开挖由任城至安民山的济州河以通漕运。运河穿南旺湖而过，将南旺湖一分为二，运西部分称南旺西湖，周九十里，运东部分称南旺东湖，周近一百里。明永乐九年（公元1411年）疏浚会通河，尚书宋礼及白英筑戴村坝，引汶水经小汶河，至南旺分水济运，小汶河穿南旺东湖入运，又将南旺东湖一分为二，小汶河以北称马踏湖，周三十四里；小汶河以南称蜀山湖，周六十五里。运河西岸的南旺西湖，则独享南旺湖之名。

明清时三湖长期作为京杭运河的水柜，对支持南北航运起了重要作用。清代由于黄河洪决数次泛及南旺，其湖底逐渐淤高，湖面逐渐缩小。尤其自清末（1901年）京杭运河废止后，上流戴村坝汶河分水工程和南旺三湖疏于修治和清淤，加之近代以来汶上县泉源逐渐减少，至民国末期，马踏湖和南旺湖先后复耕还田，唯蜀山湖还有聚水，靳口至济宁段运河尚还通航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当地政府为防水患而阻断了小汶河，蜀山湖没有了水源，最后亦复耕还田。

马场湖位于济宁任城西的古耐劳坡地带。明代永乐年间，开挖汶上小汶河引汶水注南旺，使蜀山湖水量大增，涨水南泄。当时政府于蜀山湖堤和运堤连接处筑设了滚水坝，名冯家坝，为蜀山湖溢洪，湖涨之水通过此坝流入济宁西，造成运河以东的洼地积水如洋。为了遏蓄蜀山泄水，不使其漫溢，明成化年间筑堤束水，因而聚水成湖。因湖区原有草场养马，故名马场湖，又称“马常泊”、济宁的“西湖”等，并于湖堤修闸与运河相连，作为运河的水柜。

明正德年间，济宁州署为引水护城，先后于城东遏洸河、府河水绕城北向西流入马场

湖，更使湖水量大增。自此马场湖只受洸、府二河水，不再受蜀山水水，冯家坝被堵筑。后于明清两代又多次对马场湖上下闸坝和周围湖堤增筑和扩建。据清康熙年间《济宁州志》载：“马场湖，在州西十里漕渠北岸，北接蜀山湖。万历十七年，尚书潘季驯于湖北岸为减水闸三座，东为堤一道，长一千六百余丈。湖之西口为冯家坝，长十余丈，以备蓄泄。湖凡周迴四十里”。

清代后来又将马场湖周进一步扩大。据道光年间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：“周六十里，其西、南两岸抱运河”，向东达到任城西的夏家桥、草桥一带。但至清末湖地逐渐被淤淡，洸、府河仍复城东向南流。自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南北大运河废止后，政府不再对马场湖实施修治，湖无水源，最后干涸，四百多年的湖地被放垦还田。

北五湖是在历史上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，其消失的基本原因都是由于湖区淤填、地势抬高和水源消失，再现了自然界沧海变桑田的历史。往日波光万顷、樯帆连影的景象如今旧迹全无，都变成了阡陌纵横、村庄毗密的沃野。时光不可往复，愿北五湖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吧。

■成岳 摄影



传说

安山寺里的爱情树

邵泽平

安山寺，她还有一个美丽的芳名，叫涌泉寺。唐朝时，这里寺庙香火就开始兴盛起来。北到泰山以南，南到孟子故里，东到费县城里，西到孔子家乡，四周百公里之内的人们，每逢重大节日，前来烧烧香拜佛，庙前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善男信女们，为了他们心中的那份吉祥心愿，总是喜欢到这里祈盼美好的前程和爱情降临。

安山寺庙内的两棵银杏树，最让人着迷。这对千年银杏树，数人可围，树冠如盖，根深叶茂。为了观赏这两棵古老的银杏，人们不远万里赶到这里，来参拜这两棵神奇的大树。这几年河南、山西、河北等地，前来观光的人们好多好多。

望着大树，人们会听到动人的故事。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驾前有一对执扇的金童玉女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心心相印，冷暖相知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因为羡慕人间男耕女织、夫妻恩爱的生活，有一天，他们私下商量，毅然偷偷下凡，降临在青山青水秀的安山寺，化作两棵雌雄银杏树，朝夕相伴，不弃不离。玉帝闻知大怒，认为他们违反了天规戒律，有辱天庭的风门。于是，派雷公电母率天兵天将来到安山寺捉拿，电击雄树，将雌树焚之，并把玉女带回天宫软禁起来，拆散了这一美好姻缘。失去自由的玉女时刻思念金童，食不甘味，寝不能寐，整日以泪洗面。金童身带电击后的累累伤痕，更加牵挂玉女，度日如年，夜里总是孤独地站在安山寺前，盼望着玉女归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惧风雨雷电，身上长满了青苔。

身处逆境，痴情不改，时隔千年后，玉女金童的感情有增无减。仁慈慈祥的太白金星深受感动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趁看守的神兵不备，救出玉女，把她秘密护送回安山寺。玉帝虽知晓此事，但也被玉女金童的真情所打动，不再追究这件事情。

玉女与金童重新团聚，精神为之振奋，容颜焕发青春，枯枝又绿新枝。金童处处呵护玉女，用巨大的身躯为其挡风遮雨。他们相依相伴，并排而立，览安山春秀，听潺潺流水，阅人间秋色，结累累硕果，树立了真爱到永远的榜样，至今受到人们的仰慕和赞誉。

多少年来，安山寺雌雄银杏树忠贞不渝的爱情被人们广为传颂。无数有情男女孩童忘返于千年夫妻银杏树下，纷纷海誓山盟，感悟爱的真谛，唱响爱的旋律，憧憬美好的未来。人们还把雌雄银杏树作为忠贞不渝的象征，在老寿星树上，拴上百年红丝结，在树下拍照，定格为永恒。作为恩爱不移、贫富不弃、真爱无悔的信物，红红的丝线，挂满了树枝，爱情的信物，让苍天、大地和银杏来共同见证。

■成岳 摄影



本文要说的大财主，是清朝中期的郑恩纶，他出生于今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驻地，按行政村来说今属刘胡村。

郑恩纶，字君沼，约生于乾隆二十年（公元1755年）前后。他上辈几代人都熟读诗书，已是书香门第。其父郑宇震还获取了副贡生的功名，但他无意仕途，一心打理家业，生意田产相当可观。

郑恩纶幼年读书，深慕儒术。年稍长，即辍学帮助父亲打理家业。他治家理财的本领更胜其父，不几年就成了兴家的主角，不断置田置宅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财主。

他的理财成功，除能力之外，就是勤俭二字了。《滋阳县志》记载，他“勤俭倍寒素”，即比贫寒家庭的人还要加倍勤俭。他从不妄费一钱，也看不得别人有一丁点的浪费，“惜人之财若己有”，看见别人浪费东西，就觉得像糟蹋他自己东西似的。把节俭视作一种道德规范，并非只图积财致富。

颜店周围村庄流传着一个故事，至今还常有人讲起。只是年代久了，讲故事的人多说不上他的姓名，只说是颜店的大财主。

说是郑恩纶年老的时候，有一天去颜店集上闲逛。至集头时，看见几个陌生人正坐在墙根吃煎饼，旁边还放着几辆手推车和一摞空口袋。煎饼甚干，一边吃一边往地上掉煎饼花子，却没有一个人拾起来。他一见二话没说，就蹲下一片一片地拾着吃起来。那几个人见他穿一身补丁衣裳，戴一顶旧毡帽，以为他是要饭的。就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煎饼递过来，说：“别拾啦，给你两张吃去吧！”

郑恩纶连忙推辞说：“我不饿，只是觉着粮米来之不易，吃了不疼瞎了疼啊！”

那几个人听了大为感动，就和他一同拣起来，转眼之间就完成了针对地面的“光盘行

奇闻轶事

大财主的“光盘行动”

陈书桂

动”。郑恩纶问人家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人家告诉他，是远道来的贩小粮的。听说颜店集大货物全，特意前来购货。谁知一份小粮也没上，害得白跑一趟。

小粮，指的是绿豆、小豆、红小豆之类，一般只在地边地头零星种植的杂粮。他听说之后，就说他家有人，叫人家跟他去看看。那人以为他有也不过升把半斤，就想指派个人跟他去提溜过来，他却坚持叫人家推上车子一齐去。那伙人感到好笑，又觉得反正天还早，跟他去找口水喝也好。

他把人家带进一个大院子，里面一排排全是房子，多得一时数不清。他指着一口口房子告诉人家，这是绿豆仓，那是红小豆仓，那边是白小豆仓……问人家要什么。那几个人仍以他为是闹笑话，就说：“挨个儿打开看看吧！”

一口口的仓房打开了，那人伙进去一看，果然里边挤挤挨挨全是粮食囤，不禁惊呆了。问他：“你老人家这得种植多少亩呀？”

他说：“谁拿好地种这东西？这都是地头地边填空种的！”

那伙人更加吃惊，心说：“乖乖，他得有多少地呀！”

故事前半截说他拾煎饼花子，倒有可能是真的。过去的老年人有类似习惯的并不少，只不过别的财主不屑干这。后半截夸他富有、地多，就未免离谱了。

如此节俭，难免被误认为吝啬鬼、守财奴

之类。其实不然，在义利面前，他是重义轻利、舍利取义的。

兄弟四人中，他是老大，二弟与三弟成婚之后早早去世了。二弟遗一孤子，三弟无子女，四弟出继给他的伯父。当父母亡故后兄弟议论分家时，请来做中的人主张，既然老四出继了，家业应该照三份分。恩纶说：“我们兄弟四人，两个已经与世长辞了，怎忍心因为出继就拿这一个活着的见外呢！”坚持照四份分，家人各无异议，拾阄把田亩家财分成了四份。分宅基时，他的二弟媳拾到的是一片无房屋的空宅基。虽然分家时并没有要求分完后马上各归己宅，却仍然招来了街上的闲话。恩纶得知后说道：“怎么能让一个寡妇带着个孤儿跌跌爬爬地去找住处呢？干脆把我的那份让给她，我带着妻儿另找地方住！”

于是他把自己分得的宅子让给了二弟媳和小侄，自己一家搬了出来。

在颜店村北六七里路远的郝村，有郑家祖上购置的一百多亩土地，应该是族中的官地，收入供处理族中公事用的。还盖有几间茅草屋，大概原是收取地租时作临时仓库用的。后来家族渐大，各户拥有的牲口、车辆多了，可以随收随运回颜店，这屋就闲置起来。郑恩纶携家带小搬来住在这里，因陋就简。他就是郝村郑氏的始祖迁，那几间破草房，就是后郝村郑氏庄园的前身。郑氏庄园，2006年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说的就是那时候农田的治理标准。

大会战时，村里也非常热闹，上级还派出剧团慰问演出。记得有一年，村里来了大剧团，演出剧目《稻浪》。故事讲述的是旱作区经过大搞农田水利建设，成功实现稻改的事。剧中男女主角的名字早已经忘了，但落后社员的一句台词，至今还清晰记的：“黑土洼，黄豆坑，挖沟修渠白搭工”。我们村稻改是成功的，由于水稻需水量大，特别是育苗季节，也是缺水季节。所以，三年后，水田又改种棉花。刚整理的土地非常薄，需要大量的杂肥改良，父亲才会经常赶着马车去城里拉粪。储存粪的地点，也在南池附近。因为，那里空地多，除了鱼塘之外，西边就是大片农田，方便堆放。我走丢那次，父亲的马车也许就到过这里。这可能就是上辈子修来的与南池的缘份吧。

入职以后，我从事与史料相关的工作，对南池的了解，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如今的南池别俱韵味，别样风情。一晃搬家已经二十年了，单位搬迁也十六年了，时常走过来走走看看。南池和周围都变了，但我对南池的情始终未变，永远也不会变。

■赵星灿 摄影

外地人看济宁

寻找内心那片宁静的圣地

图文 山东泰安 沈传法



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；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；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……这些名言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经常引用？而这是2300多年前孟子给我们留下的。

走近孟庙，棣星门是必不可少，意味着孟子是天上的文星下凡，亦含有尊崇如天之意。在封建社会，棣星门只有每年农历二、八月举行祭祀孟子大典之日，或者皇帝和钦差大臣前来拜谒孟庙之时才打开，平时闭门不启，以示庄重严肃。门内，东西两边各建有一座互相对称的歇山转角、斗拱承托的木坊，东名“继往圣”，西名“开来学”，是说孟子传承并发扬光大了儒家文化，让儒家文化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正统。院落 的砖铺甬道两侧，尽是古老的苍松翠柏，翥然蔽日，虽历经沧桑，依然枝干挺拔。

最令人瞩目是孟庙内的“泰山气象门”，一座歇山式斗拱承托三启门洞的高大门楼。“泰山气象”取义于程子之说：“仲尼天地也，颜子和风庆云也，孟子岿岿泰山之气象也”，是对孟子的高度评价，而“承圣门”的“承圣”二字，取孟子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统绪之含义，更是确定了孟子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中的不朽地位。

文明与文化离不开文字，而碑刻是记录文明、传承文化的必要载体。孟庙内现存历代碑刻三百余块，著名的有秦峰山刻石、西汉策之侯刻石、唐欧阳询《苏玉华墓志铭》，康熙御碑，乾隆皇帝的《述圣子思子赞》《述圣子思石刻像》等石碑，还有孟母断机处、孟母三迁祠、孟母断机堂等具有历史文化警示教育价值的碑刻。

孟庙给我最深的感觉，就是肃穆和宁静，院落内完全不同于孔庙孔府和孔林人流涌动，更是让我能慢慢体味着千年前圣人的呼吸，孟母的严惩。走在古老的苍松翠柏下，观赏这些姿态奇异、气势雄伟的古老松松，置身于这个肃穆森森的环境中，欣赏着这些古木凌霄不凋的秀色，坚贞独立的气概，很容易联想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千古名言。“人生犹如西山日，富贵终如瓦上霜”，真正的富贵人家，不是财富，而是文化；不是地位，而是位置。

树，是生命力的象征，也是追思圣人的寄托。被誉为孟庙“古树四奇”的古柏抱槐、藤系银杏、松寓枸杞、洞槐望月，更是让人无不感叹天地的神奇。古柏抱槐，是在一棵至今已七百余年，三人才能合围的侧柏树干之中，从根部起，在树干中心突生出一株巨槐，两树身干合为一体，青葱茂密，是国内罕有的双树寄生的奇特景观。

藤系银杏，是一棵已有七百余年的银杏树下，有一株枝干粗壮、直径约四十厘米的百年古紫藤萝，旋转曲折地缠绕着银杏树干，一直伸展到树顶，宛如虬龙百折，逶迤起伏，腾空而起。每年春天，藤花盛开，如紫玉串串，别有情趣。初冬时节，则银杏累累，扇形树叶呈米黄色，装扮得庭院古朴幽雅。

松寓枸杞，一棵近九百年历史的古松，不仅树顶干枝造型为“鹿回头”，而且树干之上的鸟洞中，寄生出数株枸杞，枝繁叶茂。夏秋之际，青绿的枸杞叶簇拥着红红的果实，迎风摇曳，妙趣横生。

最让当地人骄傲的是洞槐望月，在孟庙寝殿西侧焚帛池院的西垣墙上，斜倚着一株古槐，植于唐代，原树干直径六米以至，现树干枯朽，在古树树皮上又生长出新的树干，高大茂盛。中空的树干形成直径约一米的圆洞，入夜，明月从洞中透出，被称之为“洞槐望月”，颇富古雅奇趣，是孟子后人品酒赏月的最佳之地。

在孟府，保存着封建帝王所赐的朝服、龙袍、圣旨、造封、印书木板、古书字画等大量文物，是研究封建社会政治、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。

孟林，更是仅次于孔林的一处人文森林，古柏参天，蔚然深秀，御桥、神道、享殿近山环水，每年盛大的孟林公祭，更是吸引着海内外的文化学子，浸润着中华文化的血脉。

“文章移造化，忠孝作良田”，圣人之地之于教育，之于母爱。孟母开创了家庭教育的先河。“人生教子，志在青紫。夫人教子，志在孔子。古今以来，一人而已”“孟氏三迁宅已荒，至今犹说断机堂，母贤子圣谁能似，故里千秋尚有光”。孟母三迁，断机教子，言传身教，让三岁丧父的孟子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圣人。虽然说不每一个孩子都有孟子那样的慧根，但良好的家教，至少可以让孩子的成长注入文明的灵光，在成长中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知道如何选择、如何区分，自己感终于自己就足够了。

在孟府西路有一个纪念馆。当年孟子对母亲深深挚爱，孟母去世后，孟子自刻了一尊石像为母亲殉葬，并在乡守墓一年。石像现摆放于孟母的神位之旁，让孟子永远陪伴着孟母。孟母还有一个习儒馆，更是当地政府针对中小学生学习国学，创建的一处教学基地，它仿效古代私塾学堂的样式，聘请专家学者开坛讲学，通过诵读经典，提升他们学儒习礼、做少年君子的情怀。山东大学庞朴教授、四川大学钟肇鹏教授、台湾大学傅佩荣先生、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等都在这里开坛讲学。

孔子论“仁”，是自觉的道德；孟子论“仁”，则兼具教化。没有仁子，儒家文化或许会消失于刀光剑影之中，消失在霸权的世界纷争之中。

徘徊于圣人之地，感受着孟子的“性本善”“民本与仁政”“修身以养本性”的圣人之道，寻找着属于自己内心的那片宁静的圣地。我虔诚地以为，孟母、孟子是属于中国的，也是属于世界的；是属于历史的，也是属于未来的。

历史离不开文明，这文明，必化作满天星辰，照耀历史长河。